全梁文/卷五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十三

陸倕 陸雲公 陸杲 陸煦 裴子野

卷五十三

陸倕

倕字佐公，吳郡吳人，晉太尉玩六世孫。齊永明中舉秀才，辟竟陵王議曹從事參軍、廬陵王法曹行參軍。入梁為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，轉主簿，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、太子中舍人、太子庶子、國子博士、中書侍郎、給事黃門侍郎、揚州別駕從事史，遷鴻臚卿，擢為吏部郎，參選事，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、尋陽太守，行江州府州事，左遷中書侍郎、司徒司馬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，又為中庶子，加給事、中揚州大中正，復除國子博士，守太常卿，普通七年卒，有集十四卷。

感知己賦贈任昉

夜申旦而不寐，獨匡坐而怨咨。命僕夫而夙駕，指南館而為期。學窮書府，文究辭林。既耳聞而存口，又目見而登心。似臨淄之借書，類東武之飛翰。軫工遲於長卿，逾巧速於王粲。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，何論孔璋而與公幹，或欲涉其涯涘，求其界畔。則浩浩滀滀，彪彪泙泙，譬長鋏於鞘中，若龍淵與蜀漢。濟濟冠蓋，祁祁雋逸。有竊風以味道，咸交臂以屈膝，或望路以窺門，空升堂而人室。彼春蘭及秋菊，尚無絕於眾芳。矧重仁與襲義，信遼遼兮未央。言追意而不逮，辭欲書而復忘，竊仰高而希驥，忽脂車而秣馬。既一顧之我隆，亦東壁之餘假。似延州之如舊，同伯喈之倒屣。附蒼蠅於驥尾，托明鏡於朝光。謂虛無而為有，布籍甚於游楊。於是柔條颯其成勁，白露變而為霜。歲忽忽而遒盡，憂與愛兮未忘。聚落莖於虛室，聽羈雀於枯楊。燉鬱悒其誰語，獨撫抱而增傷。托異人以蠲憂，類其文而愈疾。索黃瓊之寄居，造安仁之狹室。車出門其已歡，無論銜

杯與促膝。譬鄒子之吟松，故未寒而能栗，徒納壤以作高，陋吞舟而為罔。值墨子之愛兼，逢太丘之道廣。陪九萬以齊征，激三千而同上。識公沙於杵臼，拔孝相於無名。非夫人之為感，孰云感於余情。指北芒以作誓，期鬱鬱於佳城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三十一。〉

思田賦

歲聿忽其云暮，庭草颯以萎黃。風颼颼以吹隙，燈黯黯而無光。獨輾轉而不寐，何增歎而自傷。於是踟躕徙倚，顧景興懷。魂煢煢以至曙，綴予想於田萊。彼五畝其焉在，乃爰洎乎江隈。出郭門而東騖，入溆浦而南迴。爾乃觀其水陸物產，原隰形便。林藪挺直，丘陵帶面。臨九曲之迴江，對千里之平甸。風去蘋其已開，日登桑而先見。聽啁哳之寒雞，弄差池之春鷰，臨場圃以築館，對櫺軒而鑿池。集游泳於階下，引朝派於堂垂。瞻巨石之前卻，玩激水之推移。雜青莎之靃靡，拂細柳之長枝。感風燭與石火，嗟民生其如寄。苟有胸而無心，必行難而言易。幸少私而寡欲，兼絕仁以棄智。忽學步而學趾，又追飛而厲翅。瞻鹿囿而竊高，仰疆臺而慕義。歷四時於遊水，馳三稔於申臂。望歸流而載懷，情鬱悒其何寘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六。〉

賦體

奉欽明之睿後，沐隆平之玄化。參振鷺之充庭，侍長徒之曾舍。冀無恨於終南，豫告成於芝駕。雖就列而陳力，終胡顏於長夜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六。〉

將至潯陽郡教

第五倫之臨會稽，躬斬馬草，鄧伯道之蒞吳郡，自運家糧，故能使吏作頌歌，民胥興詠。太守薄德，謬叨龜組，竊願巴祗，暗坐接客，思匹吳隱，被絮對賓，常藥自隨，式瞻無遠，單車入境，竊所庶幾，舊鬚髮民治道，及戍邏揄樵采，諸如此類，一皆省息。

又云

太守家本諸生，伏膺典記，光武靈台之籍，較涉根基，彌華聚土之書，略見庭戶。貴郡圖載，其具存方策，校以山經，參諸括象，原野城寺，宛在心目，龍泉鶴嶺，不易窮登，所撰郡圖，可勿親用。公孫陛戟，既似井蛙，延壽執戈，實同兒戲。〈《藝文類

聚》五十。〉

豫章王拜後赦教

夫議獄緩死，著在令圖，疑罪惟輕，聞諸雅誥。是以虞經惻隱，流涕冬決，鍾意垂仁，哀矜寒送。吾以虛薄，夙頒寵章，光宅襟險，奄有全粵，非有沛獻矜嚴，空紆青組，東平智思，徒舉赤帷，思所以仰述皇猷，導揚弘澤，遵彼下車，譬茲解網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二。〉

授潯陽太守章

鏤冰雕脂，不見大龍之象，課虛叩寂，甯聞駕辯之音，徒荷容蓋，空班推擇，不能使府庭生梓，橫閣誦經，俯睨朱輪，仰瞻繒蓋，漏上嚴辨，伏軾多慚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。〉

拜吏部郎表

銓衡庶品，歷選賓僚，阮咸貞素，屢薦未登，陸亮忠心，裁居殿職。自非季重清識，李毅恬正，何以區分管庫，式鑒胥吏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八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十六。〉

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

臣聞周固本枝，實資明兩，漢啟磐石，必系元良。所以闡弘祚鼎，光崇守器。伏惟皇太子，道契生知，照均天縱，不藉審諭之功，無待溫文之輔，而冬書秋記，夙表睿資，春誦夏弦，幼彰神度，雖復直門守令，長壽察微，魏贊多容，漢稱寬博，不足以連輝茂則，匹景令圖。甲觀惟新，桂宮告始，朱班徙次，翠蓋移陰，華裔式瞻，人祇蹈舞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十六。〉

為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

亡兄夙構皇慈，早邀靈慶，立言著績，未酬天寵，門衰祚寡，遽辭昌運，拊心摧恨，私懷罔極。日月告時，幽埏浸遠，王人猥集，佳冊光臨。榮溢里庭，恩沈松檟。〈《藝

文類聚》四十。〉

為王光祿轉太常讓表

昔者楚德方盛，孫叔濯衣，漢道克隆，王陽結綬，故拜命無辭，受爵不讓。況宗卿清重，歷選所難，漢晉以降，莫非素範，辭爵則桓郁張奮，讓封則丁鴻劉愷，潘尼之文雅深純，華表之從容退默，自此迄茲，風流繼軌，以臣況之，曾無等級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九，《初學記》十二、《御覽》二百二十八。〉

除詹事讓表

中陽白水，徒庇微軀，送珥抱薪，未聞成績，陳席不棄，故劍無遺，遂宣時髦，升降清顯，尊官原秩，無因而至，陋巷蓽門，郁成爽塏，儲端華重，實異恒司，南章馬宮，已擇儒雅，竇嬰許商，爰取姻戚，自茲已降，名器日隆，歷選才賢，若何叨越也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九。〉

遷吏部郎啟

臣器均濩落，材同擁腫，效非積山，勤乖附地，自叨榮秩列，裁移氣序，而坐延曲私，遂被洪造，自非割蚌識珠，睹石知玉，寧可以獲名理俗，見操敦教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八。〉

為張侍中謝啟

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，實欲強飯據鞍，自窮心力，濡足磨頂，少報洪私，徒課虛無，空延鐘箭。不悟爰降曲慈，復叨清顯，職司近切，任掌總綸，魏選異才，漢求高德，官次恪居，鮮非民譽，仰瞻內省，無一可階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八〉

謝敕使行江州事啟

封畛遐曠，纏井奧實，陸海神皋，偏屬茲境，兼以茂親明德，維翰作鎮，宣述條教，匡贊盛猷，自非問望兼弘，寧可擢膺嘉舉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。〉

為息纘謝敕賜朝服啟

玄冕素帶，出自禁財，朱紱青緺，降於皇府，輝燭鄰黨，震耀街衢，姻族移聽，朋儕改矚，非臣瑣弱，所能陳報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六十七。〉

與僕射徐勉書薦沈峻

五經傳士庾季達須換，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，凡聖賢可（《南史》作所）講之書，必以周官立義，則周官一書，實為群經源本，此學不傳，多歷年世，北人孫詳、蔣顯，亦經聽習，而音革楚夏，故學徒不至，惟助教沈峻，特精此書，比日時聞講肆，群儒劉昌、沈宏、沈熊之徒，並執經下坐，北面受業，莫不嘆服，人無間言，第（《南史》作弟）謂宜即用此人，命其專此一學，周而復始，使聖人正典，廢而更興，累世絕業，傳於學者。〈《梁書·沈峻傳》，《南史》七十二。〉

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

辱告，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。昔者異學爭途，孟子抗周公之法，小乘亂道，龍樹陳釋迦之教，於是楊墨之黨，舌舉口張，六師之徒，轍亂旗靡。言神滅者，可謂學僻而堅，南路求燕，北轅首楚，以斯適道，千里而遙。聖上愍其迷途，爰奮天藻，鉤深致遠，盡化知神，俾此困蒙，均斯冰釋，陳茲要道，同彼月照。弟子並以凡薄，沾竊恩紀，纓冕則天之朝，餐捉稽古之論，贊幸之誠，獨知踴躍，猥頒告逮，謹用書紳。陸倕呈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石闕銘

昔在舜格文祖，禹至神宗，周變商俗，湯黜夏政，雖革命殊乎因襲，揖讓異於干戈，而晷緯冥合，天人啟基，克明俊德，大庇生民，其揆一也。在齊之季，昏虐君臨，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，刑酷然炭，暴逾膏柱，民怨神怒，眾叛親離，踖地無歸，瞻烏靡託。於是我皇帝拯之，乃操斗極，把鉤陳，翼百神，禔萬福，龍飛黑水，虎步西河，雷動風驅，天行地止，命旅致屯雲之應，登壇有降火之祥，龜筮協從，人祇響附，穿胸露頂之豪，箕坐椎髻之長，莫不援旗請奮，執銳爭先，夏首憑固，庸岷負阻，協彼離心，抗茲同德，帝赫斯怒，秣馬訓兵，嚴鼓未通，凶渠泥首，弘舸連軸，巨檻接艫，鐵馬千群，朱旗萬里，拆簡而禽盧九，傳檄以下湘羅，兵不血刃，士無遺鏃，而樊鄧威懷，巴黔底

定。於是流湯之黨，握炭之徒，守似藩籬，戰同枯朽，革車近次，師營商牧，華夷士女，冠蓋相望，扶老攜幼，一旦雲集，壺漿塞野，簡食盈塗，似夏民之附成湯，殷士之窺周武，安老懷少，伐罪弔民，農不遷業，市無易賈，八方入計，四隩奉圖，羽檄交馳，軍書狎至，一日二日，非止萬機，而尊嚴之度，不愆於師旅，淵默之容，無改於行陣，計如投水，思若轉規，策定帷幄，謀成几案，曾未浹辰，獨夫授首，乃焚其綺席，棄彼寶衣，歸琁臺之珠，反諸侯之玉，指麾而四海隆平，下車而天下大定，拯茲塗炭，救此橫流，功均天地，明並日月。於是仰叶三靈，俯從億兆，受昭華之玉，納龍敘之圖，類帝禋宗，光有神器，升中以祀群望，攝袂而朝諸夏，布教都畿，班政方外，謀協上策，刑從中典，南服緩耳，西羈反舌，劍騎穹廬之國，同川共穴之人，莫不屈膝交臂，厥角稽顙，鑿空萬里，攘地千都，幕南罷鄣，河西無警。於是治定功成，邇安遠肅，忘茲鹿駭，息此狼顧，乃正六樂，治五禮，改章程，創法律，置博士之職，而著錄之生若雲，開集雅之館，而款關之學如市，興建庠序，啟設郊丘，一介之才必記，無文之典咸秩。於是天下學士，靡然向風，人識廉隅，家知禮讓，教臻侍子，化洽期門，區宇乂安，方面靜息，役休務簡，歲阜民和，歷代規模，前王典故，莫不芟夷翦截，允執厥中，以為象闕之制，其來已遠，春秋設舊章之教，經禮垂布憲之文，戴記顯遊觀之言，周史書樹闕之夢，北荒明月，西極流精，海岳黃金，河庭紫貝，蒼龍玄武之制，銅爵鐵鳳之工，或以聽窮省冤，或以布治懸法，或以表正王居，或以光崇帝里，晉氏浸弱，宋歷威夷，禮經舊典，寂寥無記，鴻規盛烈，湮沒罕稱，乃假天闕於牛頭，託遠圖於博望，有欺耳目，無補憲章，乃命審曲之官，選明中之士，陳圭置皋，瞻星揆地，興復表門，草創華闕。於是歲次天紀，月旅太簇，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，構茲盛則，興此崇麗，方且趨以表敬，觀而知法，物睹雙碣之容，人識百重之典，作範垂訓，赫矣壯乎。爰命下臣，式銘磐石，其辭曰：

惟帝建國，正位辨方。周營洛涘，漢啟岐梁。居因業盛，文以化光。爰有象闕，是惟舊章。青蓋南洎，黃旗東指。懸法無聞，藏書弗紀。大人造物，龍德休否。建此百常，興茲雙起。偉哉偃蹇，壯矣巍巍。旁映重疊，上連翠微。布教方顯，浹日初輝。懸書有附，委篋知歸。鬱崒重軒，穹隆反宇。形聳飛棟，勢超浮柱。色法上圓，制模下矩。周望原隰，俯臨煙雨。前賓四會，卻背九房。北通二轍，南湊五方。暑來寒往，地久天長。神哉華觀，永配無疆。〈《文選》。〉

新刻漏銘〈並序〉

夫自天觀象，昏旦之刻未分，治曆明時，盈縮之度無準，挈壺命氏，遠哉義用，揆

景測辰，徵宮戒井，守以水火，分茲日夜，而司曆亡官，疇人廢業，孟陬殄滅，攝提無紀，衛宏載傳呼之節，較而未詳，霍融敘分至之差，詳而不密，陸機之賦，虛握靈珠，孫綽之銘，空擅崑玉，弘度遺篇，承天垂旨，布在方冊，無彰器用，譬彼春華，同夫海棗，寧可以軌物字民，作範垂訓者乎？且今之官漏，出自會稽，積水違方，導流乖則，六日無辨，五夜不分，歲躔閹茂，月次姑洗，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，樂遷夏諺，禮變商俗，業類補天，功均柱地，河海夷晏，風雲律呂，坐朝晏罷，每旦晨興，屬傳漏之音，聽雞人之響，以為星火謬中，金水違用，時乖啟閉，箭異錙銖，爰命日官，草創新器，於是俯察旁羅，登臺升庫，則於地四，參以天一，建武遺蠹，咸和餘舛，金筒方圓之制，飛流吐納之規，變律改經，一皆懲革。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，漏成進御，以考辰正晷，測表候陰，不謬圭撮，無乖黍累，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，辯分天之邪正，察四氣之盈虛，課六曆之疏密，永世貽則，傳之無窮，赫矣煥乎，無得而稱也。昔嘉量微物，盤盂小器，猶其昭德記功，載在銘典；況入神之制，與造化合符，成物之能，與坤元等契，勳倍楹席，事百巾机，寧可使多謝曾水，有陋昆吾，金字不傳，銀事未勒者哉？乃詔小臣，為其銘曰：

一暑一寒，有明有晦。神道無跡，天工罕代。乃置挈壺，是惟熙載。氣均衡石，晷正權槩。世道交喪，禮術銷亡，遽遷水火，爭倒衣裳。擊刀舛次，聚木乖方。爰究爰度，時惟我皇。方壺外次，圓流內襲。洪殺殊等，高卑異級。靈虬承注，陰蟲吐噏。倏往忽來，鬼出神入。微若抽繭，逝如激電。耳不輟音，眼無留眄。銅史司刻，金徒抱箭。履薄非兢，臨深罔戰。授受靡訾，登降弗爽。惟精惟一，可法可象。月不遁來，日無藏往。分以符契，至猶影響。合昏暮卷，莫莢晨生。尚辨天意，猶測地情，況我神造，通幽洞靈。配皇等極，為世作程。〈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六十八。〉

蠡杯銘

用邁羽杯，珍逾渠碗，實同蠡測，形均撲滿。伊我疲病，獨居無伴。所不比挹，誰誚誰緩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七十三。〉

志法師墓志銘

法師自說姓朱，名保志，其生緣乘梓，莫能知之。齊故特進吳人張緒、興皇寺僧釋法義，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，出入鍾山，往來都邑，年可五六十歲，未知其異也。齊宋之交，稍顯靈跡，被髮徒跣，負杖挾鏡，或徵索酒肴，或數日不食，豫言未兆，懸識他

心，一時之中，分身四處。天監十三年，即化於華林門之佛堂。先是，忽移寺之金剛像，出置戶外，語僧眾云：菩薩當去。爾後旬日，無疾而殞，忱舟之痛，有切皇心，殯葬資須，事豐供厚，望方墳而隕涕，瞻白帳而拊心，爰詔有司，式刊景行，辭曰：

欲化毗城，金粟降靈。猗歟大士，權跡帝京。緒胄莫詳，邑居罕見。譬彼湧出，猶如空現。哀茲景像，愍此風電。將導舟梁，假我方便。形煩心寂，外荒內辯。觀往測來，睹微知顯。動足墟立，發言風偃。業窮難詔，因謝弗援。慧雲書歇，慈燈夜昏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七十七。〉

天光寺碑

法雲旦聚，則浸潤被乎重沙，慧日晨登，則暉光燭於有頃。皇帝乃把神珠，握靈鏡，擊天鼓，撞地鐘，驅日月之師，勒星辰之陴，九流外籍，五明內典，鳥策餘文，龍宮遺教，莫不神游房奧，跡遍門牆，思洞希微，言窮名象，珉階淩虛，瓊籬鬱起，可使龍城愧飾，雁塔慚珍，日宇奪暉，月宮掩麗。昔者姬冰壽丘，載紀山川之目，丹陵負夏，僅傳鄉黨之名，歌酒故邑，賜覆窮乎身世，墳篔舊裡，高會止於當年。銘曰：

被物如露，偃民猶草。解髻傳珠，抽衣受寶。化違宅火，功超河岸。舍我神居，興茲靈館。八襲豐殿，四柱高廊。並陳金璧，旁建玉箱。縱橫雜樹，間廁眾芳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七十六。〉

釋奠祭孔子文

於惟上德，是曰聖真。克明克俊，知化窮神。研幾善誘，藏用顯仁。利同道濟，成俗教民。道尊功倍，德溥化光。離經辨志，濟濟洋洋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八。〉

請雨賽蔣王文

隆周祚胤，鍾嶽降精。聰明正直，得一居貞。無方無體，不疾不行。化馳九縣，位冠百靈，東掩屢愆，西郊已戢，偶龍矯首，泥人鶴立，神聽孔殷，靈應揮霍，倏睹翻伊，俄聞倒洛。樂周神畢，恩洽酒闌。靈談抗袖，鬼笑投拌。推茲且引，於萬斯歡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一百。〉

陸雲公

雲公字子龍，倕從孫，舉秀才，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，入為尚書儀曹郎，知著作郎事，尋除著作郎，遷中書黃門郎，有集十卷。

星賦

汉武帝夜游昆明之池，顾谓司马迁、相如曰：星之明丽矣，考之於歌颂，求之於经史。龙尾著於虢童，天汉表於周士。既妖谣之体陋，嗟怨刺之蚩鄙，每郁悒而未摅，思命篇於二子。於是司马迁对曰：臣代典天官，绪由南正。捡之图籍，传之视听。臣闻连珠合璧，曜灵之所起也。春鸟秋虚，历数之所纪也。应黄锺而正位，建玉衡以辨方。五纬丽而周道，四野分而书疆。至如下方爽德，上元告变。或守位而易所，或凌光而掩炫。故夫应若转环，信如合契。俾明镜与元龟，宜敕身而炯戒。长卿操笺染翰，思溢情烦。迁延奉笔，继响而言曰：日隐於西，月生於东。重轮晦而时缺，上枝栖而未融。岂若帝车之独运，随圆盖而不穷。帝乃歌曰：白日没兮明月移，繁星曙兮情未疲。〈《初学记》一星四。〉

御讲般若经序

夫理臻毕竟，而照尽空寂，入三门而了观，导五浊而超津，譬兹烈炎，远众邪而不触，如彼出日，示一相以趋道，自罗阅阐其玄言，香域弘其妙说，弥勒表字於圆光，帝释念善於明咒，受持读诵，神力折於猛风，恭敬尊重，福利逾於宝塔，盖众圣之圆极，而万法之本源也。皇帝真智自己，大慈应物，送迎日月，纬络天地，镇三季之浇风，缉五际之颓俗，出临衢室，退事斋居，非以黄屋为尊，每以苍生为念，德遍区宇，未足显於至仁，理绝名言，更殷勤於密说，昔慧灯隐耀，法藏分流，二乘踳驳，五部乖谬，诃黎狭劣，徒仰黑月之光，毗昙褊滞，未见沈珠之宝，自圣皇应期，探尽几妙，决散群迷，摧伏异学，极天宫之浩博，穷龙殿之秘深。於是大发菩提，深弘般若，永断烦惑，同归清净，润甘露於群生，转法轮而不息。上以天监十一年注释大品，自兹已来，躬事讲说，重以所明三慧，最为奥远，乃区出一品，别立经卷，亦由观音力重，特显普门之章，登住行深，乃出华严之品，故以撮举机要，昭悟新学者焉。大僧正慧令，盖法门之上首，亦总持之神足，愿等须提之问，遂同迦叶之请，乃启请御讲说斯经，有诏许焉，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讲金字般若波罗蜜三慧经於华林园之重云殿。华林园者，盖江左以来，後庭游晏之所也。自晋迄齐，年将二百，世属威夷，主多奢替，舞堂锺肆，等阿房之旧

基，酒池肉林，同朝歌之故所。自至人御宇，屏弃声色，归倾宫之美女，共灵囿於庶人，重以华园毁折，悟一切之无常，宝台假合，资十力而方固，舍兹天苑，爰建道场，庄严法事，招集僧侣，肃肃神宇，结翠　　之阴，峨峨重阁，临丹雉之上，广博光明，有迈庵罗之地，身心安乐，实符欢喜之园。于时三春届节，万物舒荣，风日依迟，不寒不暑，瑞华宝树，照曜七重，玉底金池，沦漪八德，洞启高门，云集大众，趋法席以沸喧，听鸣锺而寂静。皇太子智均悉达，德迈昙摩，舍三殿之俗娱，延二座以问道。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，亦咸发深心，并修净行，熏戒香以调善，服染衣而就列，荫映蝉冕，委蛇冠带，排金门，登玉阶者，济济成群。既而警跸北趋，　戟东转，门扬清梵，傍吐香烟，被净居之服，升须弥之座，八种妙声，法言无滞，十方疏听，随类得解，甚深之义，在挹注而难竭，乐说之辩，既往复而弥新。至如宿学耆僧，亟沦偏执，专杖数论，未了经文，变小意以称量，仰天尊而发问。於是操持慧刃，解除疑网，示之迷方，归以正辙，莫不涣然冰释，欣然顶戴，若莲花之渐开，譬月初而增长，凡诸听众，自皇太子王侯，宗室外戚，及尚书令何敬容，百辟卿士，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，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，皆路逾九驿，途遥万里，仰皇化以载驰，闻大华而跃踊，头面伸其尽礼，赞叹从其下陈。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，於同泰寺夜覆制义，并名擅龙象，智晓江河，传习譬於泻瓶，讽诵同於疾雨。沙门释法隆，年将百岁，学周三藏，识洞八禅，说法度人，显名於关塞之北，闻中国应讲摩诃般若经，自远而至，僧正慧令，犹未启讲，京师道俗，亦不知御应讲也。至发讲之日，又有外国僧众，不可胜数，并众所不识，同集法座，故知放光遍照，地神唱告，岂劳驰象之使，冥符信鼓之期。会稽贸阝县阿育王寺释法显，修习苦行，志求慧解，既等郁多之思惟，亦同波仑之恳到，乃於讲所，自陈愿力，刺血洒地，用表至诚。昔剜体供养，析骨书写，归依正法，匪吝身命，以今望古，信非虚说。凡讲二十三日，自开讲迄於解座，日设遍供，普施京师，文武侍卫，并加班赍。上光宅天下，四十馀年，躬务俭约，体安菲素，常御小殿，裁庇风雨，所居幄座，仅於容膝，外绝三驱之礼，内屏千锺之宴，膳夫所掌，岁撤万金，掖庭之费，年减巨亿，兼以博收地利，同入珍於挠海，盈息泉府，譬无尽於龙金，故能不劳人力，无损国度，财法兼施，周流不竭。是讲也，灵异杂沓，不可思议，一则宫中佛像，悉放光明。二则大地震动，备诸踊没。三则夜必澍雨，朝则晴霁，淑气妍华，埃尘不起，四则犍椎既鸣，讲筵将合，重肩纟圭毂，填溢四门，而人马调和，不相惊扰。五则所施法席，上坐万人，而恒沙大众，更无迫迮。六则四部旷远，咸闻妙说，轩槛之外，听受益明。七则净供遍设，厨匪宿办，妙食应时，百味盈溢。八则氛氲异香，从风满触，九则铿锵雅乐，自然发响。十则同声赞善，遍於虚空。斯盖先佛证见，诸天应感，超踊宝於昔灵，迈雨华於往瑞，是时率土藻忭，含灵庆悦，愿预福田，争事喜舍。上皆区其心迹，为发大愿。窃以一句奉持，尚生众善，二字经耳，犹阶胜报。况广运大乘，遍扬正法，等发慧根，同趣妙果；

方当秘诸宝函，传彼金字，互万劫以光明，弥大千而利益，盛矣哉，信无得而称也。小臣预在讲筵，职参史载，谨录时事，以立今序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二。〉

大伯碑

夫至仁至德，垂风垂化，内修训范，外陶氓俗，百年之教，淳道载凝，而百年既终，遗爱斯轸，莫不肃虔寝庙，著名金石，遗其後昆，聿遵前典。是以禹堂既毁，增饰丹青，尧碑载焚，重睹刊勒。太伯膺庆二仪，协灵七曜，志轻天下，慈深万物，脱屣岐周，克攘之风斯举，端委扬越，衣冠之俗载成。重以仲雍扬波，延陵蹈节，民习敦厚，俗怀忠信，忧深思远，千载遗风，美哉洋洋，致足观也。昔沧州遁迹，箕山辞位，志守幽优，不越樽俎，犹以称首高节，标名往代。岂若吾君之子，义结民心，狱讼载归，讴歌屡请，能舍玉舆之贵，永袭皮冠之迹，悠然独往，信无德而称焉。吾启金车，晋迁紫盖，实号帝乡，爰是天邑。若乃忠人入国，凄怆生悲，殉义希风，懦夫立志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一。〉

陆杲

杲字明霞，吴郡吴人，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、太子舍人、卫军主簿，迁尚书殿中郎，免，後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迁征虏宜都王功曹史、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梁台建，以为骠骑记室参军，迁相国西曹掾。及受禅，除抚军长史，母忧服阕，拜建威将军中军临川王谘议参军，迁黄门侍郎、右军安成王长史，拜御史中丞，迁秘书监、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、出为义兴太守，迁为司空临川王长史，领扬州大中正，历通直散骑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司徒左长史、左民尚书、太常卿，普通中历仁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大通初加特进，四年卒，年七十四，谥曰质子。

奏弹张稷

领军张稷，门无忠贞，官必险达，杀君害主，业以为常。〈《南史》三十一《张稷传》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杲和南。伏览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。夫从无住本，在默阻思，伏如来藏，　绝难言，

故使仲初建薪火之执，宣远广然灭之难，传疑众谈，踳沦旷稔。宸聪天纵，圣照生知，了根坠药，随方运便，遂乃辨礼矫枉，指孝示隅，良由迷发俗学，使俗以洗况道，〈《宏明集》作「便浇俗以况道〉惑资外文，即就外以明内，任言出以出奇，因所据理，固以城堑三世，负荷群生，现在破暗，当来掴网，一牍之间，于何不利，片言之益，岂可靦缕，生因曩，庆至德同时，预奉馀论，顶戴踊跃，惠示不遗，深抱笃念。陆杲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陆煦

煦，杲弟，天监初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、太子家令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猥辱逮告。伏见至尊答臣下审神灭论，俯仰膜拜，徘徊空首，窃闻圣惟一揆，唐虞未有前言，知几其神，今日独奉梁诏，道载则万有挤其沦迷，德寿则九服扬其照筮，方旨振民育德，百神均其摄受，劳民动物，千古咸其折服。法师智深决定，受持之持佥允，志洽通敏，承神之神谐克。陆煦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裴子野

子野字几原，河东闻喜人，齐广陵大守昭明子，永明中为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，天监中除右军安成王参军。迁兼廷尉正，免，南衮州刺史萧景引为冠军录事，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，出为诸暨令，徵拜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除通直正员郎，迁中书侍郎。大通初转鸿胪卿，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二年卒，年六十二，赠散骑常侍，谥曰贞子，有《丧服传》一卷，《宋略》二十卷，《续裴氏家传》二卷，《众僧传》二十卷，《集》十四卷。

寒夜赋〈《梁书·谢徵传》，子野尝为《寒夜直宿赋》以赠徵，徵为《感友赋》以酬之、盖《艺文类聚》删直宿二字，非别有一赋也。〉

何四序之平分，处修冬而多虑。眷摇落兮遵尽，悲荏苒其云除。日腕晚而易潜，夜悠长而难曙，既而庭流皓月，阶被凝霜。风吹衣而懔懔，气空积而苍苍，袭重裘兮弗燠，炽朱火兮无光。门萧条而昼闭，夜寂寞兮无人。疏三迳以负汲，结二耦而为宾。〈《艺

文类聚》五。〉

游华林园赋

谅无庸於殿省，且栖迟而不事。譬笼鸟与池鱼，本山种而有思。伊暇日而容与，时遨游以荡志。正殿则华光弘敞，重台则景阳秀出。赫奕　焕，阴临郁律。绝尘雾而上征，寻云霞而蔽日。经增城而斜趣，有空巃之石室。在盛夏之方中，曾匪风而自栗。溪谷则沱潜派别，峭峡则险难壁立。积峻窦，溜〈疑脱二字〉阑干。草石苔蘚，驳荦丛攒。既而登望徒倚，临远凭空。广观逖听，靡有不通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五。〉

卧疾赋

旅闻禁以永久，迫衰老而殷忧，无筋力以为礼，聊卧疾以来休。是时冻雨洒尘，凉阴满室，风索索而傍起，云霏霏而四密。尔乃高歌莫和，旨酒时倾。洗然尚想，何虑何营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五。〉

喻虏檄文

天生蒸民，树之以君，所以对越三才，司牧黔首，蠲其苛慝，除其患难。肇自遂古，以迄皇王，经世字民，咸由此作。朕揆乱反正，君临亿兆，休牛放马，载戢干戈，思与一世之民，跻之仁寿之域。昔者晋失其序，天笃降丧，而四夷交侵，小雅尽缺。宋之初载，实有武功，秦晋之墟，频枭僭伪，末叶陵迟，遂亡淮济，旷日长久，莫能克复。朕爰初创业，思闲宁静，保大定功，未遑远略，而狡虏游魂，不式王命，朕谓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，矜此涂炭，用寝兵革。今戎丑数亡，自相吞噬，重以亢旱弥年，谷价腾踊，丁壮死於军旅，妇女疲於转输，虐政惨刑，曾无惩改，四方同集，九服齐契，譬犹翻东海以注萤氵爵，倒昆仑以压蝼蚁，其身糜烂，岂假多力？尔二周故老，六辅大姓，蒙耻俯首，有自来矣，濯身明目，今也其时。昔由余入秦，礼以卿佐，日磾降汉，华貂七叶，苟有其才，岂无大位？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。案《梁书·裴子野传》普通七年，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。〉

雕虫论〈并序〉

宋明帝博好文章。〈《通典》作史。〉才思朗捷，常读书奏，号称七行俱下，每〈

《通典》此下有国字。〉有祯祥，及〈《通典》此下有行字。〉幸宴集，辄陈诗展义，且以命朝臣，其戎士武夫，则托请不暇，困於课限，或买以应诏焉。於是天下向风，人自藻饰，雕虫之艺，盛於时矣。梁鸿胪卿裴子野论曰。

古者四始六艺，总而为诗，既形四方之气，且彰君子之志，劝美惩恶，王化本焉。後之作者，思存枝叶，繁华蕴藻，用以自通。若悱恻芳芬，楚骚为之祖，磨漫容与，相如和其音。由是随声逐影之俦，弃指归而无执，赋诗歌颂，百帙五车，蔡应〈《通典》作邕〉等之俳优，杨雄悔为童子，圣人不作，雅郑谁分。其五言为〈《通典》此下有诗字。〉家，则苏李自出，曹刘伟其风力，潘陆固其枝叶。〈《通典》作柯。〉爰及江左，称彼颜谢，箴绣鞶　，无取庙堂。宋初迄于元嘉，多为经史。大明之代，实好斯文，高才逸韵，颇谢前哲，波流相尚，滋有笃焉。自是闾阎年少，贵游总角，罔不摈落六艺，吟咏情性，学者以博依为急务，谓章句为专鲁，淫文破典，斐尔为功。〈《通典》作曹。〉无被於管弦，非止乎礼义，深心主卉木，远致极风云，其兴浮，其志弱，巧而不要，隐而不深，讨其宗途，亦有宋之〈《通典》此下有遗字。〉风也，若季子聆〈《通典》作於〉音，则非兴国，鲤也趋室，必有不敢。〈《通典》作敦〉荀卿有言，乱代之徵，文章匿而采，斯岂近之乎。〈《文苑英华》七百四十二、《通典》十六作选举论，无序。〉

宋略

宋略总论

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，起匹夫而并六合，克国得隽，寄迹多於魏武，功施天下，盛德厚於晋宣，怀荒伐叛之劳，而夷边荡险之力。□□百胜，可得而论者矣。有脱文。政足行阵之间，〈有脱文。〉却孙恩蚁聚之众，一朝奋臂，扫桓玄盘石之宗，方轨长驱，则三齐无坚垒，迴戈内赴，则五岭靡馀妖，命孙季高於巨海之上，而番禺席卷，擢朱龄石於百夫之下，而庸蜀来王，羌胡畏威，交为表里，董率虎旅，以事中原，石门巨野之隘，指麾开辟，关头霸上之□，曾莫藩蔽，虏其酋豪，迁其重宝，登未央而洒酒，过长陆而下拜，盛矣哉，悠悠百年，未之有也。於是倒载干戈，休兵□水，彤弓纳□，肇有宋都，蒂芥必除，华夷莫拒，然後请□上帝，步骤前□，零陵去之，而莫猜心，高祖受之，而无愧色，古之所谓义取天下者，斯之谓乎。若其提挈草创，则魏□何刘，辅相总□则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其武，傅亮谢晦纬其文，长沙以冢弟共艰难，武烈以清贞定南楚，其他胥附奔走，云合雾集，若榱椽之构大厦，众星之仰河汉，或取之於民举，或得

之於未名，群才必逞，智能咸效，爵不妄加，官无私谒，晋末所以荒济淆混，阿党容纵，莫不驱扫革易，与之更始，君行卑菲，而国不为陋，民勤征戍，而下无怨ゥ，品令宥密，赏罚端平，远无不怀，迩无不附，属为郡县者，则南过交趾，西包剑阁，北划黄河，而绕东海，七分天下，而有其四。自永初末岁，天子负扆务怀，以燕代为戎，岐梁重梗，将誓六师，屠桑乾而境北地，三事大夫愿相谓曰，待夫振旅凯入，乘辕南反，请具银绳琼检，告报东岳。既而洮弗兴即年献世，营阳王狎于弗训以败舆，太祖宽肃宣惠，大臣光表，超越二昆，来应宝命，沈明内断，不欲政由宁氏，克灭权逼，不使芒刺在躬，亲临朝事，率尊恭德，斟酌先王之典，强宣当时之宜，吏久其职，育孙长子，民乐其生，鲜陷刑辟，仁厚之化，既已播流，率土忻欣，无思不服。每驾巡幸，箫鼓听闻，百姓扶携老幼，想望仪刑，爰之孜孜，如日不足。初徐傅伏诛，继求内相，王弘处之而思降，彭城欲之而弗违，王华殷景仁，以忠允熙帝载，谢弘微王昙首，以沈密赞枢机，徐□王僧绰，以体国彰义信，谢方明刘道生，以治惠称良能，高简则令明，清贵则王旧，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，有藻丽之钜才，儒雅则裴荀何傅，擅师表之高学，刚亮骨鲠，则袁粲蔡子度，建言忠益，则范泰何尚之，宗室蕃翰，帝弟帝子，则江夏、衡阳、庐陵、隋王、建平、临川、新喻，或清令而审，或文敏而洽，皆博爰以礼士，明靡以流誉，十三四年，为多士矣。上亦蕴籍义文，思弘儒府，庠序建於国都，四学闻乎家巷，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，束帛宴语以劝之，士莫不敦悦诗书，沐浴礼义，淑慎规矩，斐然向方，其行修言道者，然後登朝受职，威仪轻佻者，不齿於乡闾，公宫非傧羽不来庭，私家非轩盖不逾国，冠冕之流，雍容如也。於是文教既兴，武功亦著，命将受律，指日如期，檀萧薄伐，则南登象浦，刘裴爰整，则西践仇池，良驹巨象，充塞外废，奇琛环货，下逮百辽，禽兽草木之瑞，月有六七，绳山讽海之译，岁且十馀，江东以来，有国有家，丰功茂德，未有如斯之盛者。然值北虏方强，周韩岁扰，金墉虎牢，代失其御，二十七年，偏师克复河南，横蹂强胡百万之众，匈奴遂跨彭沛，航淮浦，设穹庐於瓜步，请公主以和亲。于时精兵猛将，婴城而不敢斗，谋臣智士，折挠而无可称，天子乃朝飨单于，临江高会，於是起尽尸之役，贷富室之财，舳舻千里，缘江而陈，我守既严，胡兵亦怠，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，疲老而退，归我追奔之师，橐弓裹足，系虏之民，流离道路，江淮以北萧然矣。重以含章巫蛊，始自三逆，合殿酷帝，史籍未闻，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辨之不早辨也。元嘉之祸，其有以焉。世祖率先九牧，大雪冤耻，身当历数，正位天居，聪明绚达，博闻强记，威可以整法，智足以胜奸，君人之略，几将备矣。一时之风流领袖，则谢庄、何偃、王彧、蔡兴宗、袁顗、袁粲，御武名将，则沈庆之、柳元景、宗敞之，或洁清以秀雅，或骁果以步类，因以轨道，廓之中方，知向时之士，若颜竣之经纶忠劲，匪躬谅直，虽晋之狐赵，无以尚焉。帝即位二三年间，方逞其欲，拒谏是己，天下失望。夫以世祖才明，少以礼度自肃，思皇武之节俭，追太祖之宽

恕，则汉之文景，宗何足云。景和申之以淫虐，太宗易之以昏纵，师旅荐兴，边鄙蹙迫，人怀苟且，朝无纪纲，内宠方议共安，外物已睹其败已。初世祖登遐，委重於二载。〈载同戴谓戴法兴戴明宝〉太宗晏驾，亦托孤於王阮，深近之道同归，冲人之衅如一，然宋祚未绝於永光，更以宗王之见窘，水德遂亡於後□实由强臣之受辱，且顾命群公，从容自重，畏懦伊霍之机，绮靡唐虞之际，於是蔚炳胥变，明命就迁，俯仰之间，兴衰易用矣。周自平王东迁，崎岖河洛，其後二十四世，而赧始亡之。汉自章和以降，颠覆阉竖，其後百有馀载，而献始禅之。何则？周汉灵长，如彼难拔，近代脆促，若此易崩，非天时，亦人事也。闻夫鸿荒者难为虑，因事者易为力。曹马规模，悬乎前载，苟有斯会，实启英雄；而况太宗为之驱除，先颠其本根，本根既蹙，枝叶遂摧，斯则始於人事也，昔二代将亡，殷辛夏癸，相去数百年间，异世而後出；宋则景和元徽，首尾不能十载，而降虐过於二君，斯则天之所弃，笃於前王者也。天意入事，其微如是，虽欲勿霣，其可得乎？若乃拯厥涂炭，蒙逆取之辱者，汤武之志也。私鉏当路，饰揖让之名者，近代之事也。其应天从民，道有优劣，故宗庙社稷，修短异数，不然，则何殊尤缅邈，如斯之远也。夫山岳崩颓，必有朽坏之隙，春秋迭代，亦有去故之悲，是以临危亡而抚理运，未有不扼腕流连者也。近古之弊化薄俗，行乎□□，宋氏之成败得失，著乎行事，从而言之，载於篇矣。系叙非所以创业垂统，而怀其旧俗遗风，逮於贤人君子，英声馀论，以附于兹，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，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，二十六年，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，其年终于位，书则未遑述作，齐兴後数十年，宋之新史，既行於世也，子野生乎泰始之季，长於永明之年，家有旧书，闻见又接，是以不用浮浅，因宋之新史，为宋略二十卷，翦截繁文，删撮事要，即其简寡，志以为名。夫黜恶章善，臧否与夺，则以先达格言，不有私也。岂以勒成一家，贻之好事，盖司典之後，而不忘焉。〈《文苑英华》七百五十四。〉

宋略泰始三叛论

昔齐桓公矜于葵丘，而九国叛，曹公不礼张松，而天下分，一失豪厘，其差远矣。太宗之初，威令所被，不满百里，卒有离心，士无固色，而能开诚心，布款实，莫不感恩服德，致命效死，故西摧北荡，宇内褰开。既而六车献捷，方隅束手，天子欲贾其馀威，师出无名，长淮以北，倏忽为戎，惜乎，若以向之虚怀，不骄不伐，则三叛奚为而起哉？〈三叛薛安都毕众敬常珍奇也。〉高祖虮虱生甲胄，经启疆场，後之子孙，日蹙百里，播获堂构，岂云易哉？〈《通鉴》一百三十二。〉

又明帝诛诸弟论

夫噬虎之兽，知爱己子，搏狸之鸟，非护异巢。太宗保字螟蛉，剿拉同气，既迷在原之天属，未识父子之自然，宋德告终，非天废也。夫危亡之君，未尝不先弃本枝，姬煦旁孽，推诚嬖狎，疾恶父兄，前乘覆车，後来并辔。猎使仲叔有国，犹不失配天，而他人入室，将七庙绝祀，曾是莫怀，甘心扌 前落。晋武背文明之托，而覆中州者贾后，太祖弃初宁之誓，而登合殿者元凶，祸福无门，奚其豫择，友于兄弟，不亦安乎？〈《通鉴》一百三十三。〉

宋略选举论

官人之难，先王言之详矣。居家视其孝友，乡党察其诚信，出入观其志义，忧难取其志谋，烦之以事，以求其理，临之以利，以察其廉。周礼始於学校，论之州里，告诸六事，而後贡於王庭。其在汉家，尚犹然也，州郡积其功能，然後为五府所辟，五府举其掾属，而升之於朝，三公参其得失除署，尚书奏之天子。一人之身，所阅者众，一贤之进，其课也详，故能官得其才，鲜有败事。魏晋易是，而所失弘多。夫厚貌深衷，险如溪壑，择言观行，犹惧弗周，况今万品千群，俄折乎一面，庶僚百位，专断於一司，於是嚣风遂行，不可止也已。击毂攘袂，填彼寺台，求者干进，以务必得，加之以谄默黩，吏曹按阀阅而选举，不遑访采於乡邑，父诲其子曰，不索何获，兄励其弟曰，努力窥觇，无复廉耻之风，谨愿之操，官邪国败，而不可纪纲。假使龙作纳言，舜居南面，而治致平章，不可必也。况後之官人者哉？孝武虽分曹为两，不能反之於周汉，朝三暮四，其病愈甚也。〈《通典》十四、《通鉴》一百二十八。〉

又书云贵贵，为其近於君也，天下无生而贵者，是故德义可尊，无择负贩，苟非其人，何取世族。周衰礼坏，政出臣下，卿士大夫，自相继及，非夫嗣嫡，犹等家臣。且徒步匹夫，见礼侯伯，轼闾拥　，无绝於时，其四方豪势之家，门客千数，卑身折节，比食同袍，虽相倾倚，亦成风俗。迄于二汉，尊儒重道，朝廷州里，学行是先，虽名公子孙，还齐布衣之伍，士庶虽分，本无华素之隔。自晋以来，其流稍改，草泽之士、犹显清涂，降及季年，专限阀阅，自是三公之子，傲九棘之家，黄散之孙，蔑令长之室，转相骄矜，互争铢两，所论必门户，所议莫贤能，苟且之俗成，傲慢之祸作，非所以敦弘退让，厉德兴化之道也。〈《通典》十六、《通鉴》一百二十八。〉

以谢灵运、王僧达之才华轻躁，使其生自寒素，犹将覆折，重以怙其庇阴，召祸宜哉。〈《通鉴》一百二十八。〉

宋略乐志叙

先王作乐崇德，以格神人，通天下之至和，节群生之流放，天子之於士庶，未曾去其乐，而无非僻之心。以及周道衰微，吕失其序，乱代先之以忿怒，亡国从之以哀思，优杂子女，荡目淫心，充庭广奏，则以鱼龙靡慢为环玮，会同飨觐，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，纤罗雾縠侈其衣，疏金镂玉砥其器，在上班赐宠，群臣从风而靡，王侯将相，歌伎填室，鸿商富贾，舞女成群，竞相夸大，互有争夺，如恐不及，莫为禁令，伤风败俗，莫不在此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一。〉

刘虬碑

受川岳之英灵，有清明之淑性，淡乎若深泉之静，皓乎若寒霜之洁，千仞不足议其高，万顷不足畴其量。在其幼也，孝敬淳深，贯乎幽显，庐乎墓所，而暴兽去之，墟里赖焉，樵苏无犯。及其长也，捧檄动容，薄游下邑，甘露零於丰草，蒲密致於时雍，有以见贤人之行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疾乎影响，如斯之美者矣。夫声名藉甚，群公侧席，凿室林皋，面流傍陇，咫尺荆衡，表里巫梦，树蕙滋兰，芜没庭户，平畴翠渜，千里极目，信物外之神区，幽居之胜境。昔许子将谓太丘道广，广则不周，仲举性峻，峻则少纳，峻而纳，广而周，君於二陈，折其中矣。其所修孔氏之学，则儒者师之，所明释氏之教，则净行传之，所著文集，则辞人录之。铭曰：

滔滔江汉，实纪南国。笃生居士，高明柔克。峨峨其道，巍巍其德。曰仁曰义，惟民惟则。筑室皇壤，考槃郭郭。坐卧山樊，啸歌林薄。亲致甘旨，躬餐上药。优哉游哉，且以行乐。九丘八索，百家群史。西河疑圣，华阴成市。悠哉荆梦，逖矣江　，辎軿结辙，羔雁成群。监观令范，式如金玉。君子徽猷，谁其与属。畴咨故老，遵扬实录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。〉

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

皇上建显号，垂鸿名，广大配乎天地，光华象平日月，长驾远抚，横逸乎都外，策镜区域，充塞乎无垠，上冠九陔，旁济八表，制礼以告成功，作乐以彰治定，福应允臻，祥庆符合，六府孔修，九官咸事。於往岁也，有司奏以湘东王为宣惠将军丹阳尹，既而下车为政，振民育德，循名责实，举无遗虑，若夫据馈累起，求贤如不及，卑身折节，

用人若由己，玉帛旅於丘园，辟书交乎涂路，求馀论於故府，想遗风於旧哲，延儒生於东卜，命文学於後车，重门洞启，列筵广置，四民总至，狱讼殷集，王兼而治之，绰有馀裕，上弘其礼，下悦其风，虚往实归，人得所至。由是百吏仰成，具僚敛衽，千里之间，有怀必亮，躬亲劝课，赋政授时，辨相物宜，务尽地利，由是仍岁有秋，馀粮栖亩，是以缙绅先生，愀然相顾，遂造象魏，拜而陈之。有诏报曰，纤介之善，春秋必书，吏民归美，难用抑绝。於是二三君子，欢得所奏，乃择工良匠，追石名山，撰德选辞，兴事篆刻，俾万代之下，知斯文之在斯。铭曰：

茫茫禹迹，经启万方。平秩肇定，曰若我皇。并包九域，画野分疆。猗欤帝子，日就月将。疏爵分品，奄有潇湘。君王光启，既表南国。肇允神童，翻飞上德。道达玄徵，优游翰墨。行成师范，文为丽则。帝曰尔诣，出康庶绩。勿替敬典，大猷允迪。我王显允，洵美且丽。夙夜乾乾，有隆无替。光赞大朝，庇民济世。京邑翼翼，永承嘉惠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二。〉

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

法师讳智称，河东闻喜人也，俗姓裴氏，挹汾浍之清源，禀河山之秀质，蓄灵因於上叶，感慧性於阎浮，直哉惟清，爰初夙备，温良恭俭，体以得之然而天韵真确，含章隐曜，沈渐人群，莫能测其远迹，盖由径寸之华，韬光浚壑，盈尺之窦，未剖联城，鉴观者罔识其巨丽，逖听者弗得其鸿名，羁束戎旅，俯起阡陌，年登三十，始览众经，退而叹曰：百年倏忽，功名为重，名不常居，功难与毕，且吉凶悔吝，孔书已验，变化起伏，历圣未称，安知峥嵘之外，寥廓之表，笼括幽显，大援无边者哉？彼有师焉，吾知归矣。遂乃长揖五忍，敛衽四依，挫锐解纷，於是乎尽。宋大明中，益部有印禅师者，苦节洞观，郁为帝师，上人闻风自托，一面尽礼，印公言归庸蜀，乃携手同舟，以宋太始元年，出家於玉垒，诚感人天，信贯金石，直心般若，高步道场。既而敬业承师，就贤辨志，遨游九部，驰骋三乘，摩罗之所宣译，龙王之所韬秘，虽且受持讽诵，然未取以为宗。尝谓摄心者迹，迹密则心检，弘道者行，行察则道存，安上治人，莫先乎礼，闲邪迁善，莫尚乎律，可以驱车火宅，翻飞苦海，瞻三途而勿践，历万却而不衰者，其毗尼之谓欤。乃简弃枝叶，积思根本，顿辔洗心，以为己任。於是曳锡踽步，千里游学，拥经持钵，百舍不休，西望荆山，南过澧浦，周流华夏，博采奇闻，土木形骸，琬琰心识，靡高不仰，无坚不攻，寝之所安，席不及暖，思之所至，食不遑餐，入道三年，从师四讲，教逸功倍，而业盛经明，每称道不坠地，人各有美，宣尼之学，何讵常师。于时冥隐二上人，先辈高流，凤鸣西楚，多宝颖律师，洽闻温故，翰起东都，法师之在江

陵也，禀冥隐为周旋，爰及还京洛，以颖公为益友，皆权衡殿最，言刈菁叶，舍丌稗而膳稻粱，会盐梅而成鼎饪，其理练，其旨深，肤受末学，莫能踵武。以泰始六年，初讲十诵於震泽，阐扬事相，咫尺神道，高谈出云汉，精义入无间，八万威仪，怡然理畅，五部章句，涣尔同波。由是後进知宗，先达改观，晖光令问，於斯藉甚。法师应不择方，行有馀力，清言终日，而事在其中，立楼云於具区，营筵祚於建业，令不待严，房栊肃静，役不加迅，栋宇骈罗。自方等来仪，变梵为汉，鸿才矩学，连轴比肩，法华维摩之宗。往往间出。涅槃成实之唱，处处聚徒，而律藏宪章，於时最寡，振裘持领，允属当仁。若夫渊源浩汗，故老之所回惑，峻阻隐复，前修之所解架，皆剖析毫厘。粉散胶结，钩深致远独悟胸怀，故能使反户之南。穹弓之北，寻声赴响，万里而至，门人岁益，经纬日新，坐高堂而延四众，转法轮而朝同业者，二十有馀载。君子谓此道，於是乎中兴，绝庆吊，屏流俗，朱门华屋，靡所经过。齐竟陵文宣王，顾轻千乘，虚心八解，尝请法师讲於邸寺，既许以降德，或谓宜修宾主，法师笑而答曰：我则未暇。及正位函文，始交凉燠。时法筵广置，髦士如林，主誉既驰，客容多猛，发题命篇，疑难锋出，法师应变如响，若不留听，囿辨者土崩，负强者折角，莫不迁延徙靡，亡本失支，观听之流，称为盛集，法师性本刚克，而能悦以待问，发言盈庭，曾无忤色，虚己博约，咸竭厥才，依止疏附，训之如一。少壮居家，孝于惟友，脱屣四摄，爱著两忘，亲党书介，封而不发，内恕哀蹙，抑而不临，常曰道俗异故，优陀亲承音旨，宁习其言，而忽其教？烦恼煦濡，萧然顿遣。法师之於十诵也，始自吴兴，迄于建业，四十有馀讲，撰义记八篇，约言示制，学者传述，以为妙绝古今。春秋七十有二，齐永元三年迁神干建康县之安乐寺，僧尼殷赴，若丧昆姊，谅不言之信，不召之感者云。若夫居敬行简，喜愠不形於色，知人善诱，甄藻罔遗於时，临财廉，取予义，明允方大，处变不渝，汪汪焉，堂堂焉，渤碣河华，不能充其量，盖净行之仪表，息心之轨则欤。弟子道进等，感梁木之既摧，恸德音之永　，俾陈信而有徵，庶流芳而无愧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三十二。〉

司空安城康王行状

降七纬之祯灵，五行之正性，珪璋博达，清明在躬，学无常师，希风乎孔甫，几神殆庶，谅亚迹乎颜生，悦礼敦诗，方昔人而有裕，既明且哲，体大雅而弗渝。若乃慈明外朗，淑德内润，夏侯玉树之谈，卫玠璧人之目，又授使持节郢川刺史，公四居方岳，政刑克举，仁恕以怀君子，刑宪以肃小人，位烦以简，居离则易，霈如时雨，芬若兰荪，所去见思，所居称治。遘疾薨竟陵之石梵，时年四十四。皇上震天伦之悼，庶僚怀人百之感，诏赠司空常侍，王如故，礼也。自巴濮以东，郾邓以北，方舟连骑，赴者如云。昔王薨及葬，仁禽有践境之识，羊祜去亡，市人有罢归之恸，若公恩结三楚，亦异出一

时之公，幼无择言，长无择行，立功以庇物，执德以居宗，重以道性虚闲，居处冲约，终日清静，如布素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五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